

P1

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有

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保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

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以善以識武

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三言也蓋遷自傷

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以此言耳

雄崇勢引見豈非有而去哉彼

意遂於聖矣然

忍雖刺密乎

老游俠貨殖之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

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

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望人將有取焉
子長也仲尼多也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
不主於善可則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
聖人且為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
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功臣以乘逐便利為
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西伯之末海內承平四
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
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



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同前

頽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
肖之跡所能當

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
饋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
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
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
物亦可以消所敗辱為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既
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

學作文字性雖甚愚顛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以重違尊命率然爲之不意過有愛惜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慰惓惓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已來尤

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

父還高郵又安措亡儲樞在揚州且買地趁今冬舉

葬入夏又爲諸弟人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口改

官尚滯京師未還者同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

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

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

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

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成都大慈寶藏記

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壙之外雖欲

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

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慙為兒女子所嗤笑耳得
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
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
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
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
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
上子駿以公言顧愚
今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師
見囑作龍井記言

已刻成尚未寄到今日草去因便却乞并此書轉到
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幸老

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幸老云有兩書託公
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長云非求答但欲知達否尔昨
過此不多日然相
亦嘗無一日不數十次乃公

昆仲也雖不求揚少黃樓主人亦是五黨中一

段佳事其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
過此出所為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為人亦稱是具所謂
家深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
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
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
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考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
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遂爾謁然草木魚鳥
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訾
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
從事從文幸游淮海佳郡豈不為七難并得乎甚
盛甚盛邑中所還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
卧追惟舊游而已私故未能伺舟但增引悵
不宣某頓首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事前世詞臣

客所頌歎者不特為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聊之

可以稱此然重並盛竊喜託名圖上以為榮

車固辭輒撰次寄呈中間尤惡處不

示就與改竄尤幸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

異時淶水堂中為設清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

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

文似不若實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

與史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文屢奉所賜教誨慰所勤雖父兄

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
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
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
息僅屬人事殆發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
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
撓不知所為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
方險遠風氣固非人

甚近更善調護數

文文行已二年北之期

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
以家教以先至會稽迎
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
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

昨蘇子由著作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
處了不以遷詢介意且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
之論者常患其士

也前日辱齒及亂道

心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

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
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
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遠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
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

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
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
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
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具
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
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過此
南如晉陵爲留兩日予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
寄詩皆和了今錄

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某所
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之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
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

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
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
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
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邑耳比
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
迫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旣而擯棄乃理之
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
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

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
緣侍坐伏乞為國自願以副輿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為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
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為
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
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
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後輒為古詩一首寄獻下執
事繕寫以呈雖詞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
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欲作報合

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

黃魯直去必能道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

某去年除日還自出仕官所與游者

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
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
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著想甚多殊不寄一二
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服
仰服魯直過此為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
人多矣其敝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

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
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
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
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
之道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
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掘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憫
憫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承
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

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為不謬矣區區所
物者又何足為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又離
未可遠適問道或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宜
和氣臨紙於邑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
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寒廡
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
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貪此方山
水勝絕故淹留至歲暮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

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
邦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
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
為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
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
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
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尚高
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
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畫不宜

與參寥子入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
亦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
家人事擾擾所往以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之
已分居困於俗事言歸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
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人不下
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喜言他藥皆
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甚喜觀其詞意憂患
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之久畏服爾僕所題名於此無本
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為望乃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
已為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

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
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青間
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在
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莘
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
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聲問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
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寄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
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 數日間來此為十數日之
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
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

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為人亦
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翻 且錄
數篇嘗一鬻足知一鼎味也又為僕手寫兩記今封去
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自病起每把筆
如雛不知何謂得此公為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
為潤色開時令盡墨為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
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
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
人甚賢有文僕頗為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
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

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
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
語今但為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
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為作不必煩僕也蔡彥規已
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
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
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淮海集卷第三十

淮海集卷第三十一

秦觀少游

謁先師文

惟公聖師所鑄號古哲人宗然高風聞者為起諸生不
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
祭重報先敢志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為福有餘為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
已來雨露不止漫溝畦漲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
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民

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當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為高不詭為備不見瑕
疵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
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帥二邊羌虜唯唯稟許江都下
重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教獲
阡陌優遊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去奄然棄我而
逝日月飄忽端如筭絃承凶未幾遽卜新阡惟時淮海
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真
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弔鐃鐘文

嘉魚縣傍湖

然屬天

與言

兩樂如合兩瓦面左

金舞鐃衡

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

君識其

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

左

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

治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

實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平悲夫鐃鐘古樂之

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加人神審音之士有振市鐃

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礪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
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鑿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
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雄林峻與焉委

姬夕爲蕉萃或奇偶之相續以九井而一踏清餓和點

刑王眇貴生憤失明得駿折四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

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鳴焉余始以爲不然今乃

信之矣嗚呼罇鍾何世所爲質不呈剛形小露奇恠肆

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後有兩樂三十

乳厥音琅然小大隨焉挺之陳俾而偶元

辱泥塗之汚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簾之一辭遠月絃
之幾殼幸陽德而水涸天日况其復期謂庭音走先
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秦壘漢劍趙壁隋珠犍爲之磬汾陰
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
斗錯刀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
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
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
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
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

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為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傷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鑄為銓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為鼎為鼎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為麟趾象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為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為百煉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異紛然殊途必有一出决不泯泯草云木卒嗚呼鑄鍾又將奚卹

遣瘡鬼文

邗溝處士秋得瘡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何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泛壑隄崖單衣犯雪龜穹蠖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淳澣酌以注盍未足為快徂酉盡成洿然霑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縻綆注击揮以大箠跳踉而進曰嬉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以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

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為爾來荒
唐是師跣跣是友果於自為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
木椽嘗於禁戒墮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
然恬不為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
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
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
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
曠者勿知掌以為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
明師我違以溺竒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曠霧乃
觀青天樊然故藝一昔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
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亦彈吹秀色可餐馬有副車有
貳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
援琴自慰風埃籃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
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
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
遠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為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覘失
色涕泗交頤喏而不合悔甘所為稽首再拜稱弟子而
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

以錢馬香酒茶菓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
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
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廁
朝列備負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
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以抱末疾盡室幼累
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敬
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肇流
有禱如響禮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
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賴神貺早被天
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

修薄奠以伸悃悞心切詞迫瀆瀆至靈俯企惶懼唯請
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
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群祠是率屬爰
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為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
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
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

安貌像敢消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帥西師披此蕪巢市不易肆虺豕遺種化為平民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頽易而新之得是亢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句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為藝業有司論定天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芑貺敢消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群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土芑貺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疇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粵自去冬陰氣為
沴雪積袤丈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
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
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却慘鬱屏除翳昏還我大明
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解大
雪荐作寒氣揔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
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荅以景貺閉陰啟陽變慘為舒

清風既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實不德何
以克堪敢憑酒殽以謝神貺

淮海集卷第三十一

淮海集卷第三十二

文選

謝雨文

秦觀 少游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寢
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土之毛
民慘不聊祗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東臯日
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稷且交油然作雲遂不
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為美苗罷遣兒
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藏緘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
有旨酒且有嘉穀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尚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群盜竊發剽劫閭里遊魂疆場境內騷然神威靈咸伏其辜鯨鯢既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以荅神休尚饗

代蔡州赦後省賽文

維今日日德音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祇奉綸言徧修群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蒸進酒牲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饗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

世之師道德餘棄發為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為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凶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塋歸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違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群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間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為上宰亦有不續盟府是藏出為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

氏仲氏迭秉國鈞榮光與元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
翔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眾許昌百官奉旨祖道供
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即奄奄漠然聲光二聖震驚
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于許里門相望遲
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堂承訃泫然涕泗橫集精遊
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比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
車人具盡傷悲來填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酺神文

比者善氣始於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而越
自兩關以來飛蝗蔽天敢為妖孽土之屯聚所過為盡
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
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
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愆咎

登第後青詞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
禳敢伸烟幅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
更屯奇奔走道塗常數千里淹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
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譴竊萌豺獮之
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猥塵科第
叨預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輒取甲寅之

歲祗就海陵之宮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答
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
疾病之潛生官路亨通絕謗傷之橫至臣無任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實藥珠妙旨能却老以延年方
茲誕聖之晨可託効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
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睿
筭增新下感群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列宿將箕翼以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

借勝會用達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香
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
鐺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筭後天日聞萬歲
之呼歲受千金之鑒

興龍節疏二道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藹頌聲而並作非
真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真境儼朱
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探寶王之妙教長
生又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
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

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文軌攸同歲効
封人之祝

電音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葵今向日頌聲復溢於華
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貝葉
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鞏固神筭增隆日
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旦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天人合慶非具祝延之
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
具葉之真文梵音清越以千雲香穗縈回而成蓋庶

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清躬益固導
迎戩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輸殞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
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鑿中既證無生之忍妙高
峯上更旋不退之輪慶逮邦家澤流寰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捧頭取證尤為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泥
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贓而叫屈
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

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遼天真匠子之鈴鎚實作
家之鑪鑪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
場敗關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
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繡經之地實澄觀
隸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奩玉鑑涵日月於昏
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綉錯仍丹雘之
鼎新飛閣浮堦就山爲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姿即之而
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

鯨鍾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
箭素號禪關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
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
有聖緣往開大揔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即緣見真方契飲光之
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
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爲定力運乾慧爲悲光習以自
欺久則難變旣安邪解沉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
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真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

之途得妙湛揔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
覺他功未周於毫刹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
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刹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
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煙之際
塔闕連環之玉骨殿藏及錦之貝文然而飛鳥啣花空
存勝景真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荐興獲法筵之
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
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旣久竚海滋深願辭

擁腫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爲談不二以度無邊

淮海集卷第三十二

淮海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

秦觀少游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密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奧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廷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衰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為萬戶侯如以契

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
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二十萬
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
官纔數月尔嗚呼何起之難而償之易邪然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
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
二弟友愛為人恭儉潔廉其取子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
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爲從事
郎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也後君
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

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
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
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
祔葬始鑿銘而納之銘曰

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群英大道孔夷其
御又良閭闔玉堂行矣翱翔慶者在門弇者在閭胡亟
只且世爲嗟呼如霆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其
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壩
杞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躋弛以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爲賈自閩粵航海道直抵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爲兒時父母嘗許爲僧名隸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元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有悟以爲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

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去熙寧中還淮南住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靡然心服願爲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出師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乾明次爲江之惠濟最後廣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爲檀越士大夫所強邀去不獲非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去爲人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

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刹相望於淮浙之上臨濟之後自
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為然師聞而
笑曰此吾所以為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專寓
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
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
六日也俗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二十有
二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隆起塔而葬焉明年
智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其之外
身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為檀越首及師在
濟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享老心

某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則今承議郎閻君木
求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閻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為役之
又緣契以某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
為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
論老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驢脚我從中證決定
無疑非遷延客當大笑之山河既露水鳥又談能事畢
矣汝復何參少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
有岡崑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

壽始徙常州之江陰焉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官相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爲措紳所推諸子若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東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父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葷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系三簿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徵取所爲文君嫌於其官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若雷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旣入震澤

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三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而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爲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

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爲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訕服吏大驚君之爲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爲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爲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關數邑以卒悲夫娶夏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夏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

進士女四人在以八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朝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汝也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
葛以國氏其支覃亂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鄉諸弟參長垣詞德如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鑱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

氏為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拱辰適進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銘曰

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笑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逮嬪德門益躡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庶豈伊匪俛天實我承承奉賓事嚴且飭以身先之疇敢不力既美于承承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豈崑崙之西岡阜蟠踞鐘詞幽墟以昭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歲歸同郡陸氏為承議郎知高郵縣事似之夫人踰八歲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

承議君嘗謂子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
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
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
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
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尚未刻子與子故人也願為
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子意焉是時子將
赴汝陽治裝薄遽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
仙源之銘為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
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
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為之銘曰

惟夫人胄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
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
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覲有高才
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為兒侍左右聞而心慕
之願即見蓋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
試於有司皆為開封第一名實既發所與皆一時之豪
傑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丞
李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覲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

日吳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
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為秦州如皋人年二
十六歸王氏為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
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皋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
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趙世昌為內殿崇班蔡
實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諱孫女二人一
早卒次尚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
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既出仕供養甚厚及坐法
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
然無一言亂者銘曰

於維夫人間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內嚴外順宗姻懌
既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氣形逮反超不失
藏從其夫古原七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却掃以詩書自
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辭曰

門有衡衢兮蹄踵聯世不我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
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插架萬軸兮星宿懸口金
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欣忘飡植芳樹美兮亦既
蕃執耨搏虎兮更衆難自覈不迷兮邈考槃蹇民多艱

兮戒求全高明家室兮鬼笑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蔓
蔓荆棘兮上造天窳窳一作窳磨牙兮交術阡勿應其求兮銜
深冤掩關自娛兮鮮憂患啜叔飲水兮顏悅歡優哉游
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涵明星為穎窟作刃研永寶用
琢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為書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
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

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將帥絀監司兩
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弟裔夷耳兵不過二千
人非有冒頓強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為
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實
部使者為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眉山
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
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
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

州上接棘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于有餘里如甫望箇
怒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無節
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威信
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
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
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砦將
欲勿與夷人大恚爭噪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
之相與投兵請降辭者八母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
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為改計之計公
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即具奏言明苟里

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殺傷求索骨價為侵境上故是
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的貪功
生事固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
箇怒諸部更相結連益鴟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
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
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甫
望箇怒其年冬箇怒之酋乞弟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
云初乞弟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
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辭不受一毛
去至夷牢口為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卒

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爲羅判至是節自
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弟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公以
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則乞
弟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弟果以
一毛爲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
箇牟國爲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
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
逗留不進陰使人誘乞弟以書降遠分屯奏功天子得
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
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

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廣進兵抵乞弟之
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子亦不復
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
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爲請天子
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
非部使者實爲之初公旣奏羅胡苟里之事雖不果上
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
錄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遠不知
所爲即誣奏公乞弟過江安時不時掩擊及延儒生講
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窮竟

所考未具而公既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既歿為使者地
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冤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
公為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
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
公軾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為師中
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
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
生之少子中書公轍復為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
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為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公之
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西禪佛

舍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光山縣淮
信鄉午步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既為幽堂之誌此
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言者揭于墓原以
備史官之擇云

淮海集卷第三十三

淮海集卷第三十四 贊跋

秦觀少游

龍丘子真贊

惟龍丘子以大塊為輿元氣為馬任意自娛遊行六區
出黃戎跡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李潭漢馬圖贊

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骸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或
顧或嬉飲嚙自如不相瑕疵寂後一駢尾鬣奮驚若而
號鳴若聞其聲寬間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繫樂未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為法寶文雅臺邊清
冷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真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遼天呼我作
無事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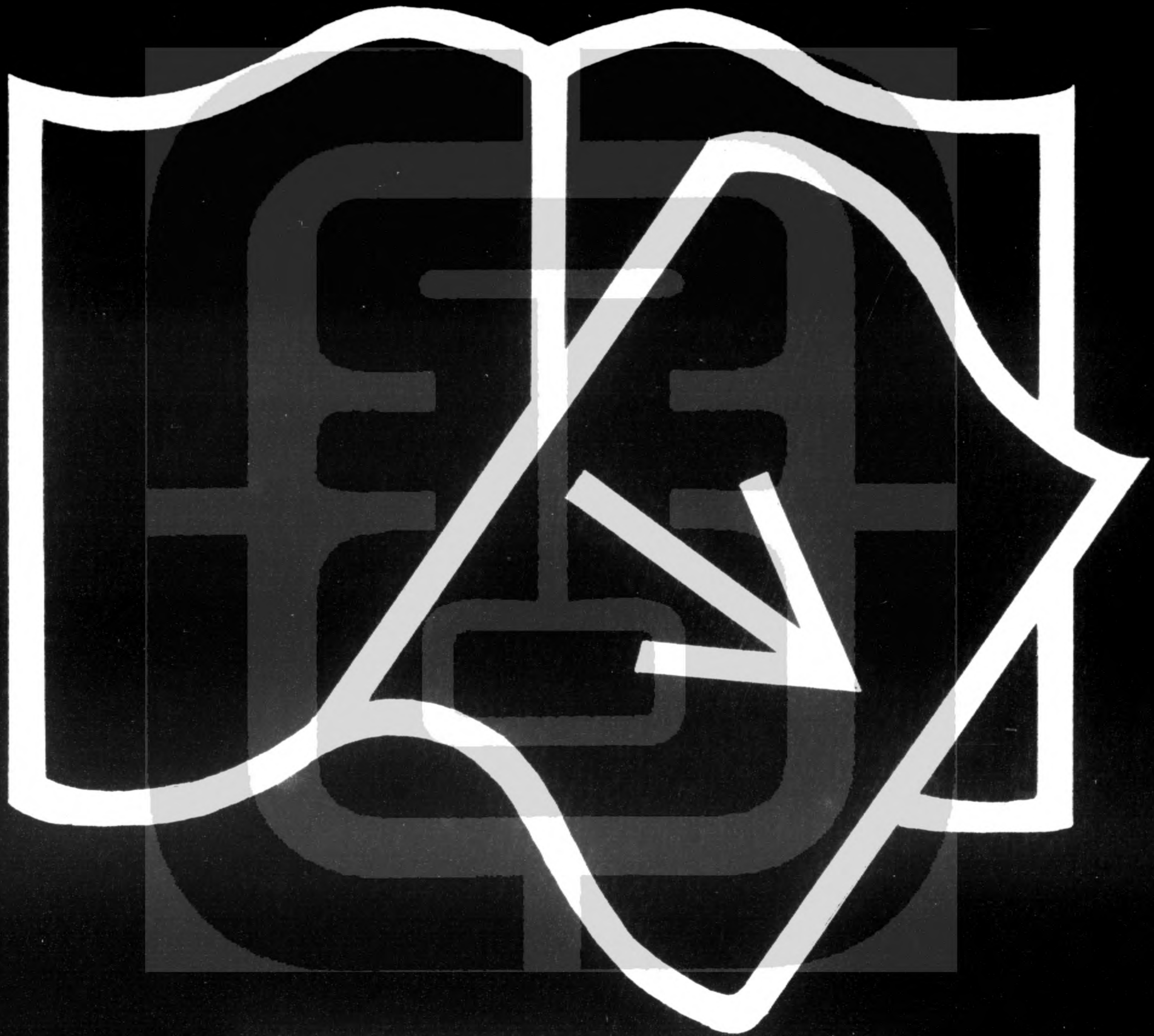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
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
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剝身
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

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
愛將軍之印不願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
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
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
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
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
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
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
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
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

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
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長蠋之賢念
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
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
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
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
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
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人
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

民心奮其智謀却敵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
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
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
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柰何
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
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
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
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鐵椎白日殺人
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
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



P4.P5

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
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
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竒材以至韓非申不
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
田駢慎到接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
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
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
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
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
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

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簾
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
自已聞秦少游方爲此郡學官願因弟丐一言庶幾異
時有知我者余聞而歎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
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
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
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
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鳥跼跼墮水中卧念少
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爲郎聲聞籍
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卧於衡茅

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
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
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
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
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
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
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
評事後知果州南光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

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秩布
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騎絕
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
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廬州後移倅汝陰過
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釵
劍泊一礮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賊於
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負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
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礮石帶釵可知也遂除公
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
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隱州使若某與余會

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
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淮海集卷第三十四

淮海集卷第三十五

跋

秦觀 少游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書集為十卷摹
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
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
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
書者又往往自為別本矣今可見者澧絳二郡劉丞相
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
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為正字時見諸

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
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
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偽蹟濫廁其間
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
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
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
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
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

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邕滄海樓藏一帖與
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耶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
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
無聲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
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
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
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
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蓋取諸史而說者或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爲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比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義書佐書繆篆鳥書

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簡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不與科斗相類乃

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厯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効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淮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况依倣為之者歟

史籀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為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厯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為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人程邈得罪繫獄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為善出邈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匏隸書等凡

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為倉頡篇而摛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摛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為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摛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去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思恭去建安

一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二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確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為非真焉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真此帖稱王右軍去吾真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為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

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相元自謂右軍之流
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
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前世善書者莫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爲公論所
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
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
苦後人乃弃百事而以學書爲事如未至至於終老窮
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
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事爲
可學孰爲不可學者自古以藝自名家至於文章學術

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曷嘗
不棄百事而爲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
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
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庸醉之態龍眠
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寶篆畫評有毛惠
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
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
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爲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

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
一僧以質待度未嘗誦經聞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
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
卒為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矣他日
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間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
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
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孰視曰君又醉耶聞者直不
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沉酒之名然後知
昔所傳聞為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同
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

書蘭亭敘後

此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書時方在醕酌邪圖中
右洎子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
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丞
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
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
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
序用蠶繭紙鼠須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
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

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無及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
智永為比丘俗呼永禪師永之子傳其書於弟子辨才才
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昂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
王書帖摹榻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辨才詰之固稱
荐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良微服為
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
承素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
觀二十二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
榻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集卷第三十五

